



存入，縈繞心頭的旋律 - 許含光

（YOYOTA，皮卡丘，荷花池）

【YOYOTA，
皮卡丘，荷花池】



「我是貓。」許含光曾這麼說。本體是宇宙貓奴，寫作也如貓在舔傷，自然熱愛遊走夜與晨的縫隙，或隨興踩下奇想的油門。

而客家，是深夜迴蕩他耳畔的老歌，彷彿熟悉卻又陌生——只能乘著車上的廣播樂在回憶裡一繞再繞，最後聽見的那首客家歌，又傷了貓多少情？



許含光

臺北客家人，現為創作歌手與詩人。受到書香家庭薰陶，自小對音樂感興趣，高中開始與好友組樂隊，奠定日後音樂創作發展的基礎。同時持續文字創作，詩作散見於《聯合報》副刊、《中國時報》人間詩選，多次獲邀於詩歌節演出。音樂風格深受英式搖滾和電子樂影響，自稱「寫詩、寫歌就像是與自己談的一場場戀愛。」

入圍經歷

Freshmusic 音樂雜誌【最佳新人】與【年度十大專輯】
第十八屆華語音樂傳媒盛典【年度國語男新人】

專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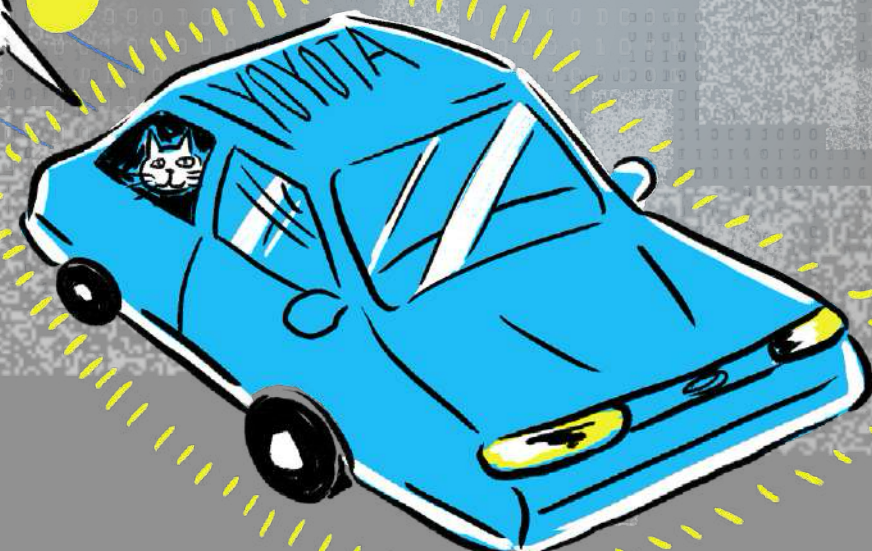
《曖曖》
《從夜晚開始從夜晚結束》

文學作品

《齒與骨》



1005000100300
100010030000
1101000000000
030000100011





【YOYOTA, 皮卡丘, 荷花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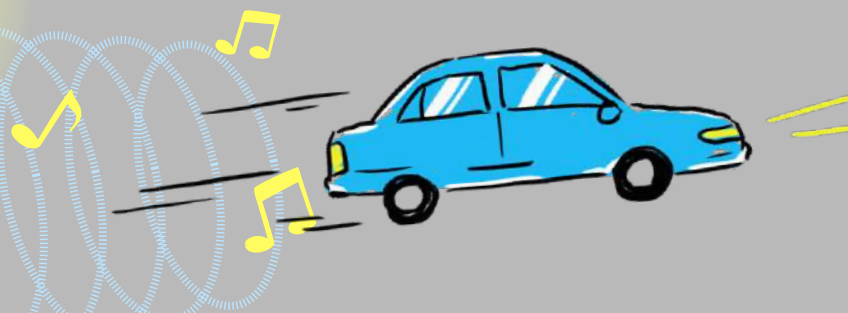
邀稿 | 許含光

「老師的父親是閩客混血，身為失去母語的一代，您在分享中很正面看待這段缺席。唱著交工樂隊的〈風神 125〉、聽著《菊花夜行軍》，我們彷彿隨您從臺北回望桃園、回到鄉下的路上，回望著阿公載著孫子去釣魚的背影。」

不好意思節錄了邀稿信的片段，理由是撰筆人文情並茂，實屬這幾年收到的邀稿信誠意排名 TOP3，另一方面，如通靈般，引出了一些遙遠到不能再遙遠，明明記得卻不知道如何記得，姿態類似鄉愁的故事。

Yoyota 是家裡的車，其實就是再常見不過的 Toyota，型號應當就是九零年代最熱銷的幾個款式之一。而在這個故事的我的年紀，剛會一些童言童語，總把「TO-YO-TA」叫成「YO-YO-TA」，而那時母親還算童心未泯，要坐車時也常順著我說：「要搭 YOYOTA 嘍。」

Yoyota 上，永遠只播著愛樂電台 FM99.7，原因是它沒有常見的，母親不喜歡的電臺廣告。家裡本來就沒什麼玩具，車上也不能閱讀，而生性過動這點，在成長過程中的學校聯絡簿上，歷任老師的紅字便可驗證。因此在 Yoyota 上，總是我最最最，雖然那時候那時候還不能被認為，但在以後我願意稱之為寂寞，的時光。



從土城交流道轉上北二高，路上總是灰濛濛或飄著雨，塞著車。經過一長段芒草，一長段竹夾桃後，或許是超過了 FM99.7 的收訊範圍，也或許是路太漫長，父親那時常常改放起張宇的錄音帶。

「我承認都是月亮惹的禍～」我記得父親大聲地唱著。
「這什麼不負責任的歌詞。」我記得母親不悅地滴咕著。
「千萬不要考驗小嬰兒的記憶力。」我現在這樣地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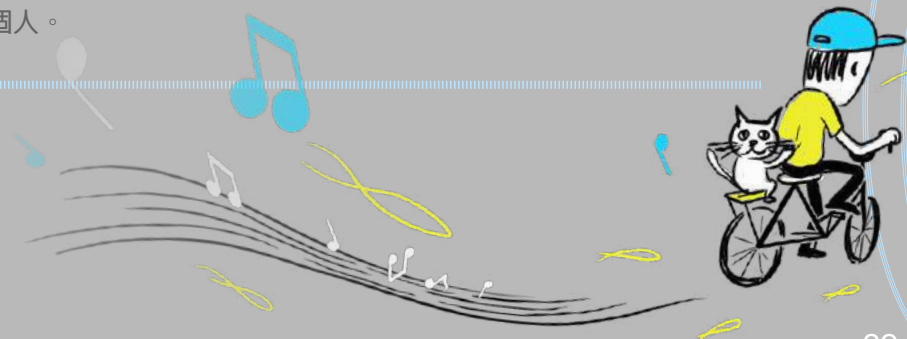
最後 Yoyota 會繞過一個很大很大的彎，看得見海霸王與連勝停車場，然後抵達大園。

桃園阿公在我四歲還三歲那年過世，記得弟弟剛出生。

在草漯的祖厝，桃園阿公常騎著單車，悠悠晃晃的溜過半月塘，有時候會載著我，去釣魚。

「阿公載著孫子去釣魚的背影。」是我從未對外人提及，與他的童年場景。掃墓時家人會說：「以前桃園阿公最疼你了。」不知道大家心虛不心虛，至少我是挺心虛的。阿公過世的太早，到底那時候我被拐去哪啦？有沒有釣到魚？其實都不記得了。畢竟當時連話都說不上兩句，甚至在 Yoyota 上車程的時間也常比待在那兒還久。可我應該是孫子輩裡他唯一好好抱過，並且帶去釣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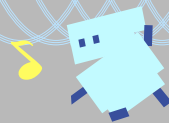
說實話，「以前桃園阿公最疼你了。」我相信大家一點都不心虛，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向我傳達，他是多麼善良勇敢，愛著家人並被好好地想念著的一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1

0 0 0 1 0 0 1 1 1 1 1 0
0 1 1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只是單純在音樂上，

覺得客家話唱起來非常之美麗。



在我大學時期一個人搬出來住，騎著單車，在臺大附近瞎晃。每當暖烘烘的陽光穿隙大樓間、高架橋下，那背影偶爾會有意無意地被我想起。可之後這些年，在這篇文章之前，這段記憶卻只像是一條質地脆弱的線索，勉強地將什麼與什麼微微地聯繫起來。

關於我的客家血統，是我的桃園阿嬤。小時候和她姊姊作為童養媳，一起嫁給了一對兄弟，也就是我的桃園阿公與他兄長。而那對兄弟又不知道是第幾房所生（據我所知排名靠後），但我阿嬤比她姊姊先誕下了長孫，天地良心，過繼給了我阿公的父親，成為了我的堂伯，而我的父親，名義上是長子，但大家都叫他二哥。

等到分家產的時候，便是歡迎冠名置入的精美八點檔劇情了，天地良心。

而天地良心的八點檔落幕後，父親便少回桃園了。草漯在我心中只剩下一個很美的地名，和「阿公載著孫子去釣魚的背影。」

我自己都寫得頭昏腦脹，想必各位客倌也閱讀困難吧。那補個遲來的（我打小理解與實際運用的）稱謂對照表：

母親這邊：

爺爺（江蘇人）

阿嬤（嘉義梅山人）

父親這邊：

桃園阿公（閩南人）

桃園阿嬤（客家人）

依照上段所述，雖為混血，但其實我是爺爺帶著，眷村長大的小孩。

另一方面，「雖然不會說客家話，但知道與它有關。」這我曾說出口的話，又真又假。多為媒體渲染，是因為在出道初期，我翻唱了許多客語歌曲，並不是想打著客家人的文化認同招搖撞騙，只是單純在音樂上，覺得客家話唱起來非常之美麗。

打小同儕中不乏有客家血統的，但無一例外的都不會說客家話，因此也許在某種長期的暗示中，客家話對我來說

是一個幾乎停止流動的語言，宛若一潭碧水，卻立如芍藥、坐若牡丹、行猶百合。

那血統 Buff 上滿的我，應該可以開一些客家人的玩笑吧。

高中的時候，無聊的臭男生除了工口之外還喜歡看一些無聊的廢片。那時有一組影片是用 G.I. Joe 後製配音的，裡面充斥各種無釐頭髒話與歧視的對白，大家都能信手捻來幾段。其中有一句：「我們原住民都歧視客家人的啦！」那時候只知道課本裡教過漳泉械鬥、閩客械鬥，還有現實生活中體會到的省籍情結，對於這句就科科科地笑，以為這只是一句瞎謔出來的胡話。直到 2020 年，受到一個活動的邀請，我前往臺東 Long Stay 了約莫三天兩夜。目的走訪當地的一些社區，體驗傳統文化與工藝。

途經瑞穗鄉有一個客家村，我邊做藍染邊聽工作人員解說他們村裡的故事：「我們的祖先……翻過了中央山脈……」原本以為是一個筆路藍縷的開墾血淚史，但畫風驟變：「* 光了這裡的原住民，因此才有了這個村子。」

我突然頓悟了那句話的含義。

一次高中同學聚會，喝了幾杯，我們那一群中的一位阿美族同學開玩笑地跟我們分享族裡長輩的教誨：「結婚最好挑同一族的，其次是漢人，接下來才是其他族的原住民。但客家人，不行。」笑死，原來原住民不只歧視客家人，還歧視其他原住民族。以上雖不是虛構，但純屬博君一笑。

回到這個令人費解的標題。

我有一位同學叫做光頭王，下面就簡稱他為光頭王吧。光頭王家位於桃園、樹林、新莊交界處附近。雖然我不確定他家的門牌實際被區劃在哪，但我確定他遇到桃園人就會說：「欸我也桃園人欸！」遇到樹林人就會說：「欸我也樹林人欸！」遇到新莊人就會說：「欸我也新莊人欸！」

直到現在，身邊的朋友還常常的對我有莫名的認識誤區，以為我是土生土長的臺北市人。雖然我確實是在臺北市和平醫院出生，高中大學在臺北市唸書，但直到十九歲搬出去那年，才算真地住在臺北市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1 1 1 0
0 1 1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那首歌的風景，是我不曾描繪的，遲暮的大地。



區。出生前，父母在秀朗橋下買了房子，之後搬過多次家，最後定居在板橋。也許是家教的關係，我總過著與學校兩點一線的生活，放學也鮮少跟同學出去，對前居住地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因此從不敢主動自稱自己是「哪裡人」。

「在臺北南區長大。」是薄弱但我稍微自信些的說法。這樣子很客家嗎？

故事的年代再往後伸長一些，看著和平東路的白千層，在臺北市繞來繞去。已經不再說 Yoyota，雖然車上還是 FM99.7，但臭文青的母親對俗物的態度已經放軟許多，雖然還是穿著在蕙風堂畫的荷花素衫，但至少神奇寶貝那類型她以為人畜無害的動畫（小智：「比比鳥我辦完事就會回來的！」）願意讓我觀看。（反觀那時候我父親的酒友偷讓我看蠟筆小新害我挨屁股）

某一天，我跌進植物園的池裡。踏不到底，幾乎溺斃。所有人慌張地呼喊，最後被拉上來時我兩隻腿都是血淋淋的。荷花池的災難。好痛。我真的死過一遍。在我要死掉的那一天，拉上我的英雄不記得了。

但一對母女，遞給了我一套粉紅色底，印有盜版皮卡丘的運動服。濕嗒嗒又血淋淋的的我只能穿上，依稀記得女

孩很不捨，畢竟是全新的。那時的我羞於坦承喜歡粉紅色，只能氣嘆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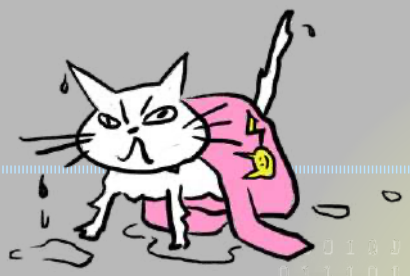
今天想告白，一九九幾年，或二零零幾年，南海路上植物園，有一個男孩被你傷心過，因為他搶了你的皮卡丘但救了他一命。如果今天你耐心地看到了這一句話，會相認而且在一起嗎，你還記得我嗎？我喜歡你，你是我記得的英雄。想要求婚。笑死。

我愛皮卡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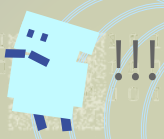
在這城市經歷了一次出生和死亡，這些故事能讓我說出自己是「哪裡人」了吧？

如同「阿公載著孫子去釣魚的背影」，上述都是一條質地脆弱的線索，勉強地將什麼與什麼微微地聯繫起來，令人費解。但每當我猶豫心中什麼情感是不是鄉愁的時候，就會騎車到植物園，在荷花池畔坐著。偶爾偷點一支煙，想著這些令人費解的故事。

不管荷花荷花幾月開，開出來是什麼花。反正植物園不收費。這樣子很客家嗎？



1000000110000
1000100010000
1101000000000



常用
格式

心底那首客家歌

應該是一門臺灣史的課，記得老師是周婉窈教授。每週會訂一個主題，然後各組同學上臺報告。

通常當周都有一兩個出盡風采的同學，可能是對題目本身就有研究或剛好屬於那個族裔，報告有點像是母語展示秀。各族語啊，四縣腔海陸腔什麼的，酷歸酷，但聽得霧煞煞，畢竟我是盜版客家人吧。霧煞煞是一檔事，回去作業還是要寫。

盜版客家人，寫報告的時候想要應景一下，打開 YouTube 隨意搜尋客語歌曲自動播放，批哩啪啦地打著字。直到一首歌吉他響起，讓我放下了手，點了一根煙。

大學時期的我已經開始寫作，不論音樂或文字上都早有半定調累積的習慣審美，可那首歌的風景，是我不曾描繪的，遲暮的大地。如此安定，想起了陽光普照，好像沒有回過的老家，安慰著煩於擔憂心裡的衰老的我。它叫做〈臨暗〉。

即便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我記得那時候絕對哭了，因為報告寫得亂七八糟。

字面上的「觸景傷情」了。

大家都覺得客家人寫一些花啊草啊月亮啊的山歌，但身為盜版客家人可以保證，那是因為觸景，才傷情啊。